

宋名臣言行錄

前集
自七至十

三

413
583
3



13
583
3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七

明後學張采受先訂閱

宋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杜衍 祁國正獻公

字世昌越州人擢進士甲科相仁宗以太子少師致仕

公幼時祖父脫帽使公執之會山水暴至家人散走其姑投一竿與之使挾以足公一手執帽漂流入之救得免而帽竟不濡記聞

公聽獄訟雖明敏而審覈愈精故屢決疑獄人以爲

神其簿書出納推枿毫髮終日無倦色至爲條目必使吏不得爲奸而已及其施於民者則簡而易行知乾州未滿歲安撫使察其治行以公權知鳳翔府二邦之民爭於界上一日此吾公也汝奪之一日今我公也汝何有焉

夏人叛命陝西困於科歛吏緣侵漁調發督迫民至破產不能足往往自經投水以死公在永興語其人口吾不能免汝然可使汝不勞爾乃爲區處計較量物有無貴賤道里遠近寬其期會使以次輸送由是物不漏費車牛芻秣宿食來往如平時而

吏束手無所施民比亡州省費十六七

吏部審官主天下吏員而居職者類以不久遷去故吏得爲奸公始視銓事一日選者三人爭某闕公以問吏吏受丙賂對曰當與甲乙不能爭遂授他闕居數日吏教丙訟甲負某事不當得公悟召乙問之乙謝曰僕已得他闕不願爭公不得已與丙而笑曰此非吏罪乃吾未知銓法爾因命諸曹各具格式科條以白問曰盡乎曰盡矣明日勅諸吏無得升堂使坐聽行文書而已由是吏不與銓事與奪一出於公其在審官有以賂求官者吏謝不

受曰我公有賢名不久見用去矣姑少待之

慶曆初上厭西兵之久出而民敝亟用富韓范而三人者遂欲盡革眾事以修紀綱而小人權倖皆不悅獨公與相佐佑而公尤抑絕僥倖凡內降與恩澤者一切不與每積至十數則連封而面還之或詰責其人至慚恨涕泣而去上嘗謂歐陽修曰外人知杜衍封還內降耶吾居禁中有求恩澤者每以杜衍不可告之而止者多於所封還也其助我多矣此外人及杜衍皆不知也然公與二人者卒皆以此罷去

公多知本朝故實善決大事初邊將議欲大舉以擊夏人雖韓公亦以為可舉公爭以為不可大臣至有欲以沮軍罪公者然兵後果不得出契丹與夏人爭銀瓮族大戰黃河外而鴈門麟府皆警范文正安撫河東欲以兵從公以為契丹必不來兵不可妄出范公怒至以語侵公公不為恨後契丹卒不來

並歐公撰墓銘

公為相蔡君謨孫之翰為諫官屢乞出於是蔡除福州之翰安州公云諫官無故出終非美事乞且仍舊上可之退書聖語時陳恭公為執政不肯書曰

吾初不聞公懼遂焚之由此遂罷相議者謂公當俟明日審奏不當遽焚其書也公言始在西府上每訪以中書事及爲相中書事亦不以訪公因言君臣之間能全始終者益難也

志林

公嘗謂門生曰凡士君子作事行己當履中道不宜矯飾矯飾過實則近乎偽

又曰今之在上者多撻發下位小節是誠不恕也衍知交州時州縣官有累重而素貧者以公租所得均給之公租不給即繼以公帑量其小大咸使自足尚有復侵擾者真貪吏也於義可責又曰衍歷

知州提轉安撫未嘗壞一箇官員其間不職者即委以事使之不暇惰不慎者論以禍福俾之自新從而遷善者甚衆不必繩以法也其有文學政事殊行絕德者雖不識面未嘗不力薦於朝有一善可稱一長可錄者亦未嘗不隨所能而薦之

有門生爲縣令公戒之曰子之才器一縣令不足施然切當黷無露圭角毀方瓦合求合於中可也不然無益於事徒取禍爾門生日公平生以直亮忠信取重天下今反誨某以此何也公曰衍歷在多歷年久上爲帝王所知次爲朝野所信故得以

申其志。今子為縣令，卷舒休戚係之。長吏夫良二千石者，固不易得。若不奉知，子烏得以申其志？徒取禍爾。子所以欲子毀方瓦合，求合於中也。

嘗謂門生曰：官第一清畏，無求人知，苟欲人知，同列不慎者，已為上者，又不加明察，適足取禍耳。但優游於其間，默而行之，無愧於心可也。

公一日憂見於色，門生曰：公今日何以不悅？公曰：適覩朝報行某事，行某事非便，所以憂爾。又一日喜見于色，門生未及問，公曰：今日見朝報某人進用，某人進用，社稷之福也。公又曰：孔子稱不在其位，

不謀其政，第爾荷國恩之深，退居以來，家事亦不

關心，獨未能心國爾。

公食于家，惟一麪一飯而已。或美其儉，公曰：衍本一措大爾，名位服用皆國家者，俸入之餘以給親族之貧者，常恐浮食焉，敢以自奉也。一日各位爵祿國家奪之，却為一措大，又將何以自奉養耶？又嘗戒門生曰：天下惟浙人褻急易動，柔懦少立，衍自在幕府，至於監司人尚不信，及為一司副使，累於上前執事，不後人始信之。反曰：杜衍如是，莫非漸生否？其輕吾黨也如此。觀子識慮高遠，志尚益

慤他日植立當為鄉曲之顯謹勿少枉為時所上下也

門生嘗從容問公曰公在相位未暮年而出使蒼生不盡被公之澤天下甚鬱望公曰衍以非才久妨賢路遽得解去深遂乃心然獨有一恨爾門生曰公之恨何也公曰衍平生聞某人之賢可某任某人之才可某用未能悉薦而去此所以為恨也

韓公言與公公心而樂與人善既知其人無復毫髮疑間始琦為樞密副使論難事公不樂久之相

亮每事問曰諫議看來未諫議曾看便將來押字琦益為之盡心不敢忽以此見公存心至公不必以出於己為是賢於人遠矣

公享客多用鬆器客有面稱歎曰公為相清貧乃爾耶公命侍人盡取白金燕器陳於前曰衍非之此雅不好爾然公性好施亦卒不蓄也張唐公侍讀環曰公之好施人所能及也其不妄施人之所不能及也

公退寓南都不殖資產第宅卑陋居之略如也烏帽皂絲袍革帶親故或言宜為居士服公曰老而謝

平 天真者

事尚，可竊高士名耶

范仲淹

文正公

子希文，蘇州人。中進士第，事仁宗。位至參政。公二歲而孤，母夫人貧無依，再適常山朱氏。既長，知其世家，感泣去之南都，入學舍，掃一室，晝夜講誦。其起居飲食，人所不堪，而公自刻益苦。居五年，大通六經之旨，為文章論說，必本於仁義。歐公侯神道碑公處南都學舍，晝夜苦學，五年不嘗解衣就寢。夜或昏怠，輒以水沃面，往往饋粥不充，日昃始食。同舍生或饋珍膳，皆拒不受。遺事

公以進士解褐，為廣德軍司理。日抱其獄，與太守爭是非，守盛怒，臨之。公不為屈，歸必記其往復論辨之語于屏上。比去，至一無所容，貧止。馬鬻馬徒步而歸。王藻撰祠堂記

晏殊留守南京，公遭母憂，晏公請掌府學，公常宿學中，訓督學者，夜課諸生讀書，寢食皆立時刻，往往潛至齋舍，誦之。見先寢者，詰之。其人給云：適疲倦，暫就枕，不問未寢時，觀何書。其人亦妄對，則取書問之。其人不能對，乃罰之。出題使諸生作賦，必先自為之，欲知其難易及所當用意，亦使學者准以

宋前集

為法由是後學者輻奏

公服中上宰相書言朝政得失及民間利病凡萬餘言王曾見而偉之時晏殊亦在京師薦一人為館職曾謂殊曰公知范仲淹捨不薦而薦斯人乎已為公置不行宜更薦仲淹也殊從之遂除館職頃之冬至立仗禮官定議欲媚章獻請天子帥百官獻壽於庭公奏不可殊大懼召公責怒之以為狂公正色抗言曰仲淹受明公誤知常懼不稱為知已羞不意今日更以正論獲罪於門下也殊慙無以應並記聞

晏公始終不盡知公

歲大旱蝗詔公奉使安撫江淮還以太平州民所食

烏味草進呈乞宣示太官戚里用抑奢侈蘇談

公知開封為百官圖以獻曰任人各以其才而自職修堯舜之治不過如此因指其遷進遲速次第曰

如此而可以為公可以為私亦不可以不察由是

呂丞相怒至交論上前公求對辨語切老落職知

饒州碑 貶饒州謝表云此而為郡陳履屨布政

之方必也立朝增蹇蹇匪躬之節天下歎公至誠

許國始終不渝不以進退易其守也蘇談

公為將務持重不急近功小利於延州築青澗城墾

管田復承平水平廢寨熟荒歸業者數萬戶於慶
州城大順以據要害奪賊地而耕之又城細腰胡
盧於是明珠滅藏等大族皆去賊為中國用公之
所在賊不敢犯其城大順也一旦引兵出諸將不
知所向軍至柔遠知號令告其地處使往築城至
於版築之用大小畢具而軍中初不知賊以三萬
騎來爭公戒諸將戰而賊走追勿過河已而賊果
走追者不渡而河外果有伏賊既失計乃引去諸
將皆服公為不可及所得賜資皆以上意分賜諸
將使自為謝諸蕃質子縱其出入無一人逃者蕃

酋來見召之臥內屏入徹衛與語不疑居邊二歲
士勇邊實忍信大洽乃決策謀取橫山復靈武而
元昊數遣使稱臣請和上亦召公歸矣公歸矣
公領延安關兵選將日夕訓練又請戒諸路養兵蓄
銳母得輕動夏人聞之相戒曰無以延州為意今
小范老子腹中自有數萬甲兵不比大范老子可
欺也戎人呼知州為老子大范謂雍也名臣傳
公帥邠延涇慶四郡威德著聞夷夏皆服熟戶蕃部
率稱今為龍圖老子至元昊亦以此呼之燕謀
仁宗時西戎方熾韓公為經畧招討副使欲五路進

兵以襲平夏時公守延州堅持不可時尹洙為經
畧判官一日將命至慶州約公以進兵公曰我師
新敗士卒氣沮但當自謹守以觀其變豈可輕兵
深入耶以今觀之但見敗形未見勝勢也洙歎曰
公於此不及韓公也韓公嘗云大凡用兵置勝敗
於度外今公乃區區過慎此所以不及也公曰大
軍一動萬命所懸而乃置於度外仲淹不見其可
洙議不合遽還魏公遂舉兵入界次好水川元昊
設伏全師陷沒大將任福死之魏公遽還至半途
而亡者父兄妻子數千人號於馬首皆持故衣紙

錢招寇而哭聲震天地魏公不勝悲憤掩泣駐馬
不能前者數刻公聞而歎曰當是時難置勝敗於
度外也筆錄

公與韓琦協謀必欲收復靈夏橫山之地邊上謠曰
軍中有一韓西賊聞之心骨寒軍中有一范西賊
聞之驚破膽元昊大懼遂稱臣名臣傳

初西人籍為鄉兵者數萬既而驟以為軍唯公所部
但剗其手公去兵罷獨得復為民其於兩路既得
熟羌為用使以守邊因徙屯兵就食內地而紆西
人饋輓之勞其所設施去而人德之與守其法不

敢變者至今尤多

自公坐呂公賤群士大夫各持二公曲直呂公患之
凡直公者指爲黨或坐臆竄及呂復相公亦再起
被用於是一公驩然相約戮力乎賊天下之士皆
以此多二公然朋黨之論遂起而不止上既賢公
可大用故卒置羣議而用之

公爲參政每進見上必以太平責之公歎曰上之用
我者至矣然事有先後而革弊於久安非朝夕可
也既而上再賜手詔趣使條天下事又開天章閣
召見賜坐授以紙筆公惶恐避席退而條列時所

宜先者十數事上之其詔天下興學取士先德行
不專文辭革磨勘例遷以別能否減任了之數而
除濫官用農桑考課守宰等事方施行而磨勘任
子之法僥倖之人皆不便因相與騰言而議公者
亦幸外有言喜之爲佐佑會邊奏有警公即請行
乃以公爲河東陝西安撫使至則上書願復守邊
即拜資政殿學士知鄆州兼陝西四路安撫使其
知政事纔一歲而罷有司奏罷公前所施行而復
其故言者遂以危事中之賴上察其忠不聽

慶曆四年四月戊戌上與執政論及朋黨事公對曰

方以類聚物以羣分自古邪正在朝未嘗不各爲
一黨不可禁也在聖鑒辨之耳談使君子相朋爲
善其於國家何害言開

慶曆中劫盜張海橫行數路將過高郵知軍臬仲約
度不能禦喻軍中富民出金帛具牛酒迎勞且厚
遺之海悅徑去不爲暴事聞朝廷大怒時公在政
府富公在樞府富公議欲誅仲約以正法公欲宥
之爭於上前仲約由是免死既而富公偏曰方今
患法不舉方欲舉法而多方沮之何以整衆公密
告之曰祖宗以來未嘗輕殺臣下此盛德事奈何

欲輕壞之日吾與公在此同寮之間同心者有幾
雖上意亦未知所定也而輒導人半以誅戮臣下
它日于消雖意重亦未敢自保也富公終不以爲
然及二公迹不安公出按陝西富公出按河北公
因自乞守邊富公自河北還及國門不得入未測
朝廷意比夜傍徨遶床歎曰范六文事人也龍川志
公爲參政與韓富一樞並論欲意天下之事患諸路
監司不才更用杜杞崇鼎之事公收班簿視不才
監司每見一人姓名一筆凡以次更易富公素
以文事公謂公曰六文則遺筆焉知一家哭矣

公曰一家哭何如一路哭耶遂悉罷之

遺事

歐余王蔡為諫官時謂之四諫四人力引石介執政欲從之公為參政獨曰介剛正天下所聞然亦好異使為諫官必以難行之事責人君以必行少拂其意則牽裾折檻叩頭流血無所不為主上富春秋無失德朝廷政事亦自修舉安用此諫官也諸公服其言而罷筆等

慶曆中議弛茶鹽之禁及減商稅公以為不可茶鹽商稅之入但分減商賈之利耳行於商賈未甚有害也今國用未減歲入不可闕既不取之於山澤

亦須知于商賈未甚有害之故不取之於山澤

亦不須知于商

及商賈須取之於農與其害農孰若取之于商賈今為計莫若先省國用國用有餘當先寬賦役然後及商賈弛禁非所當先也其議遂寢

皇祐二年吳中大飢殍殣枕路時公領浙西發粟及募民存餉為術甚備吳人喜競渡好為佛事公乃縱民競渡太守日出宴於湖上自春至夏居民空巷出遊又召諸佛寺主首諭之曰飢歲工價至賤可以大興土木之役於是諸寺工作鼎興又新嚴倉吏舍日役千夫監司奏劾杭州不恤荒政嬉遊不節及公私興造傷斃民力公乃自條叙所以宴

遊及興造皆欲發有餘之財以惠貧者貿易飲食
工技服力之人仰資于公私者日無慮數萬人荒
政之施莫此為大是歲兩浙惟杭州晏然民不流
徙皆公之惠也 並筆談

公嘗與呂申公論人物申公曰吾見人多矣無有節
行者公曰天下固有人但相公不知爾以此意待
天下士宜乎節行者之不至也 別錄

公言幕府辟客須可為已師者乃辟之雖朋友亦不
可辟蓋為我敬之為師則心懷尊奉每事取法於
我有益耳 遺事

公曰吾遇夜就寢即自計下日食飲奉養之費及所
為之事果自奉之費與所為之事相稱則則鼻熟
寐或不然則終夕不能安眠明日必求所以稱之
者 間見後錄

公之子純仁娶婦將歸或傳婦以羅為帷幔者公聞
之不悅曰羅綺豈帷幔之物耶吾家素清儉安得
亂吾家法敢持至吾家當火於庭

公戒諸子曰吾貧時與汝母養吾親汝母躬執爨而
吾親甘旨未嘗充也今而得厚祿欲以養親親不
在矣汝母又已早世吾所最恨者忍於若曹饗官

貴之樂也。

公在杭州子弟以公有退志乘間請治第洛陽樹園
 圃以為逸老之地公曰人苟有道義之樂形骸可
 外况居至哉吾今年六十生且無幾乃謀樹第
 治圃顧何時而居乎吾之所患在位高而難退不
 患退而無居也且西都士大夫園林相望為主人
 者莫得高處而誰獨勝吾遊者豈必有諸已而後
 為樂耶

公語諸子弟曰吾吳中宗族甚眾於吾固有親疎然
 吾祖宗視之則均是子孫吾安得不恤其飢寒哉

且自祖宗來積德百餘年而始發於吾若獨享富
 貴而不恤宗族異日何以見祖宗於地下今亦何
 顏以入家廟乎 並遺事

公輕財好施尤厚於族人既貴於姑蘇近郭買良田
 數千畝為義庄以養羣從之貧者擇族人長而賢
 者一人主其出納人日食米一升歲衣練一匹嫁
 娶喪葬皆有贍給聚族人僅百口 燕談

公自政府出歸姑蘇焚黃搜外庫惟有絹三千匹錄
 親戚及閭里知舊散之皆盡曰宗族鄉黨見我生
 公長幼學壯仕為我助喜我何以報之哉 厄史

公以宋氏長育有恩常思厚報之及費用南郊所加
恩之贈朱氏父太常博士暨諸子皆公為葬之歲
別為饗祭朱氏它子弟以公陰得補官者三人
公在睢陽遣堯夫到姑蘇取麥五百斛堯夫時尚少
既還舟次丹陽見石曼卿問寄此久何如曼卿曰
兩月矣三喪在淺土欲葬之而北歸無可與謀者
堯夫以所載麥舟付之單騎自長蘆捷徑而去到
家拜起侍立良久公曰東吳見故舊乎曰曼卿為
三喪未舉方留滯丹陽時無郭元振莫可告者公
曰何不以麥舟與之堯夫曰已付之矣

冷齋夜話

晏殊判南京公以大哩寺丞丁憂權掌西監一日晏
曰吾有女及笄仗君為我擇壻公曰監中有一舉
子富臯張為善皆有文行它曰皆至卿輔並可壻
也晏曰然則孰優范曰富修謹張疎俊晏曰唯即
取富為壻後改名即弼也為善後亦改名方平云
筆錄

公與南都朱某相善朱且病公視之白公曰某常遇
異人得變水銀為白金術吾子幼不足傳今以傳
君遂以其方并藥贈公公不納強之乃受未嘗啓
封後其子宋長公教之義均子弟及家登第乃以

所封藥併其術還之遺事

公少有大節其於富貴貧賤毀譽歡戚不一動其心而慨然有志於天下常自誦曰士當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也碑

种世衡

字仲平工部侍郎放之兄子以廢補官位至東染院使

知武功縣用刑嚴峻杖入不使執拘之使自凭欄立磚上受杖杖垂畢足或落磚則更從一數之人亦服其威信或有追呼不使人執帖入鄉村但以片

紙胸縣門云追某人期某日詣縣庭其親載見之驚懼走告之皆如期

知澠池縣縣旁山上有廟世衡葺之其眾重人眾不能舉世衡乃令縣幹剪髮如手搏者驅數對於馬前云欲詣廟中教手搏何如人隨往觀之既至而不教謂觀者曰汝曹先為我致廟梁然後觀手搏眾欣然趨下山共舉之須臾而上其權數皆此類初康定元年春夏戎犯延安君特為大理丞任鄜州從事建言延安東北二百里有故寬州請因其廢壘而興之以當寇衝左可致河東之粟右可固延

安之勢北可圖銀夏之舊有是三利朝廷從之以
 君董役事君膽勇過人雖逼戎落曾不畏憚與兵
 民暴露數月且戰且城然處險無泉議不可守鑿
 地百有五十尺始至于石工徒拱手曰是不可并
 矣君曰過石而下將無泉耶爾其臂而去之凡一
 畚償爾百金工復致其力過石數重泉果沛發萬
 人歡呼曰神乎雖虜兵重圍吾無困渴之患矣既
 而朝廷署故寬州為青澗城范公撰墓志
 初至青澗城教吏民習射雖僧道婦人亦習之以銀
 為射的中者與之既而中者益多其銀重輕如故

而的漸厚且小矣或爭徭役優重亦使之射射中
 者得優處有過失亦使之射射中則釋之由是人
 人皆能射

胡酋蘇慕恩部落最强世衡皆撫而用之嘗夜與慕
 恩飲出侍姬以佐酒既而世衡起入內潛於壁隙
 窺之慕恩竊與侍姬戲世衡遽出掩之慕恩慙懼
 請罪世衡笑曰君欲之耶即以遺之由是得其死
 力諸部有貳者使慕恩討之無不克並記聞

青澗東北一舍而遠距無定河河北有虜塞虜常濟
 河為患君數使屬羌擊之往必破走前後取首級

數百牛羊萬計未嘗勞士卒也故功多而費寡建
營田二千頃歲取其利募商賈使通其貨或先貸
之本速其流轉歲時間其息十倍乃建白城中芻
糧錢幣直須城守之具皆不須外計一請旨給募
在青澗爲屬吏所訟不法事按驗皆有狀郵延路經
畧使龐公奏世衡披荆棘立青澗城若一拘以
文法則邊將無所措手足詔勿問及徙知環州將
行別龐公拜且泣曰世衡心腸鐵石也今日爲公
下淚矣

慶曆三年春范文正巡邊至爲環慶經畧使知環州

以屬羌多懷二心密與元昊通以世衡素得屬羌
心而青澗城已完乃奏徙世衡知環州以鎮撫之
有牛奴訛素屈強未嘗出見州官聞世衡至乃出
郊迎世衡與約明日當至其帳慰勞部落是夕雪
深三尺左右曰奴訛凶詐難信且道險不可行世
衡曰吾方以信結諸胡可失期耶因冒雪而往既
至奴訛大驚曰吾世居此山漢官無敢至者公了
不我疑耶帥部落羅拜皆感激心服並記聞
涇原葛懷敏定川之敗戎馬入縱于渭子仲淹領慶
州蕃落兵往扼邠城又召君分援涇原即時而赴

羗兵從者數千人屬羗為吾用自此始君曰羗兵
 可用乃復教士人習弧矢以佐官軍由是緣邊諸
 城獨環不求增兵不煩益糧而武力自振夏戎聞
 屬羗不可誘又人皆善射烽火相望無日不備乃
 不復以環為意墓誌

始元吳寇邊王師屢撓虜之氣燄益張常有并吞關
 中之意其將剛退凌號野利王其號天都王元昊
 倚為腹心凡勝我軍皆一將之策也公方城青澗
 謀有以去之有王嵩者本青澗僧將軍察其堅朴
 誘令冠帶因出師以賊級示之白於帥府表授三

班借職充經畧司指使且力為辦其家事凡居室
 騎從衣食之具悉出將軍嵩感恩既深將軍反不
 禮以奴畜之或掠治械繫數日嵩雖不勝其苦卒
 無一辭望將軍將軍知可任兵事居半年召嵩謂
 之曰吾將以事使汝吾戒汝所不言其苦雖有甚
 於此者汝能為吾卒不言否嵩泣對曰蒙將軍恩
 教致身榮顯常誓以死報而未知其所况敢辭撻
 楚乎將軍乃草遺野利書書辭大抵如世間問起
 居之儀惟以數句隱辭如嘗有私約而勸其速行
 之意書於尺素且膏以蠟置衲衣間密縫之告嵩

非濱死不得泄如泄之當以負恩不能成吾事為言并以畫龜一幅棗一部為信牌遺野利嵩受教至野利所居致將軍命出棗龜投之野利知見侮笑曰吾素奇種將軍今何兒女子見識度嵩別有書嵩佯目左右既而答以無有野利不敢匿乃封其信上元昊數日元昊召野利與嵩俱西北行數百里至一大城曰興州先詣一官寺曰樞密院次曰中書有數胡人雜坐野利與焉召嵩廷詰將軍書問所在嵩堅執前對稍稍去巾櫛加執縛至於捶楚極苦嵩終不易其言又數日召入一官寺廳

事廣楹皆垂班竹箔綠衣小豎立其左右嵩意元昊宮室也少頃箔中有入出又以前問責之曰若速言死矣嵩對如前乃命曳出誅之嵩方大號且言曰始將軍遣嵩密遺野利王書戒不得妄泄今不幸空死不了將軍事吾負將軍吾負將軍箔中急使入追問之嵩具以對乃褫衲衣取書以進書入移刻始命嵩就館優待以禮元昊於是疑野利陰遣愛將假為野利使使于將軍將軍知元昊所遣未即見命屬官曰館勞之問虜中山川地形在興州左右言則詳迫野利所部多不能悉適擒生

虜數人。因令隙中視之。生虜能言其姓名。果元昊。使將軍意決。乃見之。使者傳野利語。將軍慢罵元昊。而稱野利有心內附。乃厚遣使者。曰。爲吾語。若王速決。無遲留也。度使者至。嵩即還。而野利已報死矣。將軍知謀已行。因欲并間天都。又爲置祭壇。上作文書於版。以弔多。述野利與天都相結。有意本朝。悼其垂成。而失其文。雜紙幣。伺有虜至。急焚之。以歸。版字不可遽滅。虜人得之。以獻元昊。天都以此亦得罪。元昊既失一將。久之始悟。爲將軍所賣。遂定講和之策焉。呂與叔文集

寶元中。黨項犯邊。有明珠族首領驍悍。最爲邊患。世衡爲將。欲以計擒之。聞其好擊鼓。乃造一馬。持戰鼓。以銀裹之。極華煥。密使謀者陽賣之。入明珠族。後乃擇驍卒數百人。戒之曰。見負銀鼓自隨者。併力擒之。一日。羌酋負鼓而出。遂爲所擒。筆談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七

前集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八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朱學顯令申

參正

馬嘉植培元

龐籍 賴國莊敏

字醇之單州人中進士第相仁宗以太子太保致仕

明道中為殿中侍御史章獻崩章惠欲踵之臨朝公奏燔閣門所掌垂簾儀制以沮其謀仁宗始專萬機左右欲以奇巧自媚後苑珠玉之工頗盛公上言願以儉約為師上納其言中丞孔殖輔嘗謂人

日。今之御史多承望要人風旨。獨龐公天子御史
甲。溫公撰墓誌

元昊既効順而不肯臣。請稱東朝皇帝。為父國號。吾
祖年用私號。求割三州十六縣地。朝議彌年不決。
既而報書。年用甲子國號。易其一字。虜使過延公
坐堂上。召虜使立前。而謂曰。爾主欲戰則戰。今不
戰而降。則朝廷所賜。藩臣詔與頒朔。封國皆有常
制。不必論自古夷狄盜中國之地。則聞之未聞。割
地與夷狄也。三州十六縣豈可得耶。使曰。清遠故
屬虜。且墳墓所在。故欲得耳。公曰。中國所失州縣

今未十年。若論墳墓所在。則中國多矣。使語塞。
公在延州。軍行出塞。使因糧於敵。馬芻皆自刈之。還
界其直。民無飛輓之勞。及去。民遮道而泣。曰。公用
兵數年。未嘗以一事煩民。雖以一子為香焚之。猶
不足報也。

文公為相。公為樞密使。以近世養兵之弊。在於多而
不精。故國用竭。因大加簡閱。揀放為民者六萬餘
人。減其衣糧之半者二萬餘人。眾議紛然。以為不
可。施昌言李昭亮尤甚。皆言不食於官。久不願歸
農。又習弓弩。散之。必為盜賊。上亦疑之。二公曰。今

公私困竭上下皇皇正由養冗兵太多故也今不
省去無由蘇息萬一果有聚為盜者二臣請以死
當之上意乃決邊儲由是稍蘇東朝筆錄

公自鄆徙并過京師謁上是時上新用文富為相自
以為得人謂公曰朕新用二相如何公曰二臣甚
副天下之望上曰誠如卿言文彥博猶多私至於
富弼萬口同詞皆云賢相也公曰彥博臣頃與之
同在中書詳知其所為實無所私但惡之者毀之
耳况前者被謗而出今富愈畏慎矣富弼頃為樞
密副使未執大政朝士大夫未有與之為怨者故

交口譽之冀其進用而已有所利焉若富弼以陛
下之爵祿樹私恩則非忠臣何足賢也若一以公
議察之則向之譽者今轉而為謗矣此陛下所宜
深察也且陛下既知一臣之賢而用之則當信之
堅任之久然後可以責成功若以一人之言進之
又以一人之言疑之臣恐太平未易致也上曰卿
言是也記聞

至和三年以災異詔中外咸言得失公密疏曰太子
天下本今陛下春秋固方盛然太子不豫建使四
方無所係心願擇宗室之宜為嗣者蚤決之羣情

既安則災異可塞矣。王禹玉撰神道碑

知定州請老召還京師公陳請不已或謂公今精力

克壯年少所不及主上注意方厚何遽引去若此

之堅公曰必待筋力不支明主厭棄然後乃去是

不得已豈止足之謂耶凡上表者九手疏二十餘

通朝廷不能奪五年聽以太子太保致仕誌

公常曰凡為大臣尤宜祇畏繩墨豈得自恃貴重亂

天子法耶誌

狄青 武襄公

字漢臣邠州人從軍事仁宗位至樞密使

知不足齋四
字公已來通

公自散直為延州指使與西賊戰每帶銅面具被髮

出入行陣間凡八中箭累功至招討副使而未識

其面遂令圖形以進記事

青在涇原嘗以寡當衆度必以奇勝預戒軍中盡捨

弓弩皆執短兵密令軍中聞鉦一聲則止再聲則

嚴陣而陽却鉦聲止則大呼而突之士卒皆如其

教纔遇敵未接戰遽聲鉦士卒皆止再聲皆却虜

人大笑相謂曰孰謂狄天使勇時虜人謂青為天

使鉦聲止忽前突之虜兵大亂相蹂踐死者不可

勝計

成涇原日嘗與虜戰大勝追奔數里虜忽塞遏山岨知其前必遇險士卒皆欲奮擊青遠鳴鉦止之虜得引去驗其處果臨深澗將佐悔不擊青獨曰不然奔亡之虜忽止而拒我安知非謀軍已大勝殘寇不足利得之無所加重萬一落其術中存亡不可知寧悔不擊不可悔不止 並筆談

廣原州蠻儂智高以其眾叛乘南方無備連破邕賓等七州至廣州所至殺吏民縱掠東南大駭朝廷遣驍將張忠蔣偕馳驛討之甫至則皆為所摧陷又遣楊畋孫沔余靖招撫皆久之無功仁宗憂之

廣師通病

遂遣樞密副使狄青為宣撫使率眾擊之翰林學士曾公亮問所以為方略者青初不肯言公亮固問之青迺曰比者軍制不立又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今當立軍制明賞罰而已然恐賊見青來以謂所遣之官重勢必不得見之公亮又問賊之標牌殆不可當如何青曰此易耳標牌步兵也當騎兵則不能施矣初張忠蔣偕之往率皆自京師六七日馳至廣州未嘗拊士卒立行伍一旦見賊則疾驅使戰又偕等所居不知為營衛故士卒皆望風退走而忠臨陳偕方臥帳中悉為賊所虜楊畋

宋前集

余靖又所為紛亂不能自振而孫沔大受請托所
 與行者乃朱從道鄭杼翊楊乾曜之徒皆險薄無
 賴欲有所避免邀求沔引之自從遠近莫不嗟異
 既至潭州沔遂稱疾觀望不敢進青之受命有因
 貴近求從青行者青延見謂之曰君欲從青行此
 青之所求也何必因人之言乎然智高小寇至遣
 青行可以知事急矣從青之士能擊賊有功朝廷
 有厚賞青不敢不為之請也若往而不能擊賊則
 軍中法重青不敢私也君其思之願行則即奏取
 君矣非獨君也君之親戚交遊之士幸皆以此言

既感其自備
 復通達下情
 又其節次有
 倫此別具意
 贊非學問所
 反

告之苟欲行者皆青之所求也於是聞者大駭無
 復敢言求從青行者其所辟取皆青之素所知以
 為可用者人望固已歸矣及行率眾日不過一驛
 所至州輒休士一日至潭州遂立行伍明約束軍
 行止皆成行列至於荷鐘羸糧持守禦之備皆有
 區處軍人有奪逆旅菜一把者斬之以徇於是一
 軍肅然無敢出聲氣萬餘人行未嘗聞聲青每止
 郵驛四面嚴兵每門皆諸司使一人無人得妄出
 入求見青者無不即時得通其野宿皆成營柵青
 所居四面陳兵鼓弓弩皆數重所將精銳列布左

右守衛甚嚴方青之未至諸將屢敗屢走皆以爲常至是知桂州陳某知英州蘇緘與賊戰復敗走如常時青至賓州悉召陳與裨校凡三十二人數其罪按軍法斬之惟蘇緘在某所使械繫上聞於是軍中人人奮勵有死戰之心時智高還守邕州青懼崑崙關險阨爲所據乃下令賓州具五日糧休士卒賊謀知不爲備是夜大風雨青率衆半夜時度崑崙關既度喜曰賊不知守此無能爲也彼謂夜半風雨吾不敢來吾來所以出其不意也已近邕州賊方覺逆戰於歸仁鋪青登高望之賊據

坡上我軍薄之裨將孫節中流矢死青急麾軍進人人皆殊死戰先是青已縱蕃落馬二千出賊後至是前後合擊賊之標牌軍爲馬軍所衝突皆不能駐軍士又縱馬上鐵連枷擊之遂皆披靡相枕籍死賊遂大敗智高果焚城遁去青先與公亮言立軍制明賞罰賊不可得見標牌不能當騎兵皆如所料青坐堂戶之上論兵數千里之外辭約而慮明雖古名將何以加此豈特一時之武人崛起者乎方慶曆中葛懷敏與元昊戰於廣川懷敏敗死諸校與士卒旣敗多竄山谷間是時以權宜招

秋青神世術
皆一時名將
然非雁公得
舉則不能成
功固知相不
得人而將克
立功者鮮矣

納皆許不死自此軍多棄其將不肯死戰故青云
自廣川之敗賞罰不明翰林學士蔡襄亦言聞於
青者如此南豐雜識

初青自請擊智高諫官韓絳上言青武人不足專任
固請以待從文臣為之副上以問執政時龐籍獨
為相對曰屬者王師所以屢敗皆由大將自輕偏
裨人人自用遇賊或進或退力不能制也今青起
於行伍若以待從之臣副之彼視青如無青之號
令復不得行是循覆車之軌也青昔在廊延居臣
麾下沉勇有智略若專以智高事委之使青先以

威齊眾然後用之必能辦賊幸陛下勿以為憂也
上曰善於是詔嶺南用兵皆受青節度時余靖軍
于賓州聞智高將至棄其城遣廣南西路鈐轄陳
某將萬人擊智高戰敗遁歸青至賓州余陳皆來
迎謁青悉集將佐於幕府立陳某於庭下數其敗
軍之罪并軍校數十人皆斬之諸將股栗莫敢仰
視靖起拜曰某之失律亦靖節制之罪青曰舍人
文臣軍旅之責非所任也於是勒兵而進智高大
敗捷書至上喜謂龐籍曰嶺南非卿執議之堅不
能平今日皆卿功也青還上欲以為樞密使同平

章事藉曰昔曹彬平江南太祖謂之曰朕欲以卿
爲使相然今敵尚多卿爲使相安肯復爲朕盡死
力耶賜錢二十萬緡而已今青雖有功未若彬之
大若賞以此官則富貴極矣異日復有寇盜青更
立功將以何官賞之且青起軍中致位二府衆論
紛然爲國朝未有此比今幸而立功論者方息若
又賞之太過是又使青得罪於衆人也臣所言非
徒便於國體亦爲青謀也昔衛青已爲大將軍封
侯立功漢武帝更封其子爲侯陛下若謂賞功未
盡更宜官其諸子爭之累日上乃許之加青護國

軍節度仍遷諸子官旣而議者多謂青賞薄石全
彬復爲青訟功於中書竟以爲樞密使

記聞

青宣撫廣西時智高守崑崙關青至賓州值上元節
令大張燈燭首夜宴將佐次夜宴從軍官三夜饗
軍校首夜樂飲徹曉次夜二鼓時青忽稱疾暫起
如內人之使人諭孫元規令暫主席行酒少服藥
乃出數使勸勞座客至曉客未敢退忽有馳報者
云是三鼓青已奪崑崙矣

筆談

青之征智高也自過桂林卽以辨色時先鋒行先鋒
旣行青乃出帳受衙罷命諸將坐飲酒一卮小餐

青為晉徵南

然後中軍行率以為常及顯軍崑崙關下翌日將
度關晨起諸將請帳立其久而青尚未至治至且
高親更疑之遽入周視則不知青所在諸將方相
顧驚愕俄有軍候至曰宣徵傳諸官請過關喚
食方知青已微服同先鋒度關矣筆錄二書不
向未知孰是
公入邕州獲金貝巨萬畜數千悉分麾下賊所俘脇
皆慰遣之斂積戶為京觀於城北尸有衣金龍之
衣者又得金龍楯於其傍或言智高已死亂兵中
當亟奏公曰安知其非詐寧失智高敢欺朝廷耶

千禹玉撰
神道碑

智高兵敗奔邕州其下皆欲窮其窟穴青獨不從以
謂趨利乘執人不測之城非大將事智高因而獲
免天下皆罪青不入邕州脫智高於垂死然青之
用兵主勝而已不求奇功故未嘗大敗計功最多
卒為名將譬如弈棋已勝敵可止矣然猶攻擊不
已往往大敗此青之所戒也臨利而能戒乃青之
過人處筆談

公為樞密使時予范鎮為諫官人有相語童謠云漢
似胡兒胡似漢改頭換面摠一般只在汾河川子
畔以青汾河人面有刺字不肯滅去又姓狄為漢

宋前集

人此歌為是人作也為不疑矣欲予言之予應之
曰此唐太宗殺李君羨事上安忍為適以啓君臣
疑心耳東齋記事

公器度深遠韓范之為西帥也皆諫其節下咸奇之
曰此國器也范嘗以左氏春秋授之曰熟此可以
斷大事將不知古今匹夫之勇不足為也公於是

晚節益喜書史余襄公撰墓誌

公事親孝遭父喪雖衽金革之事而哀戚過人養母
尤篤征南之日懼遺其憂戒內外不以治兵事聞
第云奉使江表而已始行至邕會瘴霧之氣昏鬱

中人或謂賊流毒水中飲者多死忽一夕泉湧于
郊汲之甘冽遂濟其衆碑

青作真定副帥嘗宴魏公惟劉易先生與焉易性素
疎許時優人以儒為戲易勃然謂瞭卒敢如此詬
罵公不絕口至擲樽俎以起公氣殊自若不少動
笑語益溫次日公首造劉易謝魏公於是時已知
其有量別錄

陝西豪士劉易多遊邊喜談兵寶元康定間韓公宣
撫五路薦之賜處士號易善作詩韓公為書石或
不可其意則發怒洗去魏公欣然再書不憚公每

燕設易喜食苦馬菜不得之即呼怒無禮邊城無
之公為求於內郡後每燕集終日唯以此菜啗之
易不能堪方設常饌時稱公善制易也

公為韓范所知後位樞密或告以當推狄梁公為祖

公愧謝曰青出田家少為兵安敢祖狄梁公哉

云青為樞密使有狄梁公之後持梁公畫像及告

身十餘通請青獻之以為其之遠祖謝之日時

遭際安敢自附梁公厚贈而還之此

之郭崇韜哭于儀墓青所得多矣

字則曰青雖貴不忘本也

至此者以見爾願留每至韓公家必拜于廟庭之

下入拜夫人甚恭以郎君之禮待其子弟其異於

人如此聞見錄

京師火禁甚嚴將夜分即滅燭故士庶家凡有醮祭
者必先關廂吏以其焚楮幣在中夕之後故也至
和嘉祐間公為樞使一夕夜醮而勾當人偶失告
報中夕驟有火光探吏馳白廂主又報開封知府
到宅則火滅久矣明日都下盛傳狄相公家有火
怪燭天者時劉敞為知制誥聞之語權知開封王
素曰昔朱全忠居午溝夜光怪出屋鄰里謂失火
往救則無之今日之異得無類此矣此語道於縉
紳間狄不自安遽乞陳州遂薨於鎮夜醮之事竟

無人為辨之者 筆錄

吳育 正肅公

字春卿建州人中進士甲科舉賢良方正事仁宗位至參政

公為政簡嚴其治開封尤先豪猾曰吾何有以及斯人去其為害者而已 歐公撰墓誌

寶元初元昊嬖書始聞張邵公為相即議絕和問罪時西邊弛備已久不知兵識者以為憂公時為諫官上言夷狄不識禮義宜勿與較許其所未彼將無詞舉動然後陰勅邊臣密修戰備使年歲之間

吳正肅所陳謂之審勢然不無小疵者在諫其所求四字固當斷

戰守之計亦則元昊雖欲妄作不能為深害矣奏入鄧公笑曰人言吳舍人心風果然既而和事一絕元昊入寇所至如入無人之境後數年力盡求和歲增賂遺仍改名元卒朝廷亦竟不問世乃以公之言為然 龍川志

公嘗與賈丞相爭事上前殿中人皆怒色變公論辨不已既而曰臣所爭者職也顧力不能勝矣願罷臣職不敢爭上多公直乃復以公為樞密副使居歲餘大旱賈丞相罷去御史中丞高若訥用洪範言大臣廷諍為不肅故雨不時若因并罷公

公在二府太保公以列卿奉朝請父子在廷士大夫
以為榮而公蹶躅不安自言子班父前非所以示
入以法顧不敢以人子私亂朝廷之制願得罷去
不聽並墓誌

公為參政山東盜起仁宗遣中使察視還奏盜不足
慮惟交州杜衍鄆州富弼得山東心此為可憂上
欲徙二人淮南公曰盜誠不足慮而小人乘時以
傾大臣非國家福也上嘗語輔臣曰育剛正可用
但嫉惡太過耳

陳執中罷相仁宗問誰可代卿者執中舉育上即召

赴闕會乾元節侍宴偶醉坐睡忽驚顧拊床呼其
從者上愕然即除西京留臺以此觀之執中雖俗
吏亦可賢也育之不相命矣夫然晚節有心疾亦
難大用仁宗非棄才之主也東坡志林

王堯臣 文忠公

字伯庸應天府人舉進士第一事仁宗位至參
政

元昊反時邊兵新敗於好水任福等戰死韓公坐主
帥失律范文正亦坐移書元昊皆奪招討副使公
因言此兩人天下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夷狄不

道以小故置之且任福由違節度以致敗尤不可
深責主將由是連宰相意明年賊入涇原戰定川
殺大將葛懷敏乃公指言為備處由是始以公言
為可信因復遣公安撫涇原路公曰陛下復用韓
范幸甚然將不中御兵法也願以便宜從事上以
為然歐公撰

自朝廷理元昊罪軍興而用益廣前為三司使者皆
加厚賦暴斂甚者借內藏率富人出錢下至菜果
皆加稅而用不足公始受命則曰今國與民皆弊
矣在陛下任臣者如何由是天子一聽公所為公

乃惟見財利出入盈縮曰此本也彼末也計其緩
急先後而去其蠹弊之有根元者斥其妄計小利
之害大體者然後一為條目使就法度罷副使判
官不可用者十五人更薦用才且賢者期年民不
加賦而用足明年以其餘償內藏所借百萬又明
年其餘而積於有司者數千萬所在流庸稍復其
業

初宦者張永和方用事請收民房錢十之二以佐國
事下三司永和陰遣人以利動公公執不可度支
副使林維附永和議不已公奏罷維乃止益利變

三路轉運使皆請增民鹽井課歲可為錢十餘萬
 公亦以為不可而權倖因緣多見裁抑京師數為
 飛語及上之左右往往讒其短者上一切不問而
 公為之亦自若也及公既罷上慰勞之公頓首謝
 曰非臣之能惟陛下信用臣爾

包拯 孝肅公

字希仁廬州人舉進士事仁宗至樞密副使
 公知天長縣有訴盜割牛舌者公使歸屠其牛鬻之
 既而有告私殺牛者公曰何為割某家牛舌而又
 告之盜者驚伏徙知端州州歲貢硯前守緣貢率

數十倍以遺權貴人公命製者纔足貢數歲滿不
 持一硯歸

公在言路極言時事復為京尹令行禁止至今天下
 皆呼包待制又曰包家市井小民及田野之人凡
 徇私者皆指笑之曰你箇包家見貪汚者曰你
 一箇司馬家天下稱司馬公曰司馬家

家塾記

公尹京號為明察有編民犯法當杖脊吏受賕與之
 約曰今見尹必付我責狀汝第呼號自辨我與汝
 分此罪汝決杖我亦決杖既而包引囚問罪果付
 吏責狀囚如吏言分辨不已吏大聲訶之曰但受

脊杖出去。何用多言。包謂其市權。控吏杖之。十七。特寬囚罪。止從杖坐。以沮吏勢。不知乃為所賣。卒如素約。小人為奸。固難防也。公天性峭嚴。未嘗有笑容。人謂包希仁笑。比黃河清。筆談

公始及第。以親老侍養。不仕官。且十年。人稱其孝。知開封府。為入剛嚴。不可干。以私京師為之。語曰。關節不到。有閻羅包老。記聞

公知諫院。列上唐魏鄭公三疏。請置座右。以為龜鑑。為中丞。奏曰。東宮虛位日久。天下以為憂。羣臣數有言者。卒未聞有所處置。未審聖意持久不決。何

也。太子者。天下根本也。根本不立。禍孰大焉。仁宗曰。卿欲誰立。公曰。臣非小備位。所以乞豫建太子者。為宗廟萬世計耳。陛下問臣欲誰立。是疑臣也。臣行年七十。且無子。非邀後福者。唯陛下裁察。仁宗喜曰。徐富議之。

王德用 魯國武恭公

字元輔。鄭州人。以父超任。補官。事仁宗。位至樞密使。

邢洛盜出入二州。間歷年。吏不能捕。公以驍車載勇士。為婦人服。盛飾誘之。賊黨爭前邀劫。遂皆就擒。

由是知名

章獻臨朝有詔補一軍吏公曰補吏軍政也敢談詔書以于吾軍亟請罷之太后固欲與之公不奉詔乃止及太后上仙有司請衛士坐甲公以為故事無為太后喪坐甲又不奉詔於是天子以公可任

太事

並歐公摺神道碑

公狀貌魁偉而面色正黑雖匹夫下卒間巷小兒外至遠夷君長皆知其名識與不識稱之曰黑王相公北虜常呼其名以驚小兒其為戎狄畏服如此蘇紳孔道輔等言其宅枕乾岡貌類藝祖公奏曰

宅枕乾岡朝廷所賜貌類藝祖父母所生云藝祖談

公在定州契丹使人覲其軍或勸公執而戮之公曰吾軍整而和使覲者得實以歸是屈人兵以不戰也

自寶元慶曆之間元昊叛河西兵久無功士大夫爭進計策多所改作公笑曰奈何紛紛兵法不如是也使士知畏愛而怯者勇勇者不驕以吾可勝因敵而勝之爾豈多言哉

皇祐六年復為樞密使是歲契丹使者來公與之射使者曰天子以公與樞密而用富公為相得人矣

語聞上喜賜公御弓一矢五十公善射至老不衰嘗侍上射辭曰幸得備位大臣舉止為天下所視臣老矣恐不能勝弓矢上再三諭之乃手二矢再拜一發中之遂將釋復位上固勉之再發又中由是左右皆歎呼賜以襲衣金帶碑

公帥真定上遣使問公邊事公曰咸平景德中邊兵二十餘萬皆屯定武不能分扼要害之地致虜兵軼境遠有澶淵之師又當時賜諸將陣圖人皆死守戰法緩急不相救以至於敗誠願不以陣圖賜諸將使得應變出奇立功王禹玉撰墓志

韓忠獻宋景文同公試中選公帶平章事例當謝二公有空疎之謙言公曰亦嘗見程文誠空疎少年更宜廣問學一公大不遵宋曰吾屬見一老衙官是納侮也後一公俱成大名公已薨韓謂宋曰王公雖武人尚有前輩激勸成就後學之意不可忘也南見錄

宋未晦菴先生各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八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九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蔡正

馬嘉植培元

田錫

字表聖嘉州人中進士第事太宗真宗位至議
議大夫

公自布衣已有意於風化上書闕下請復鄉飲籍田
禮及知睦州下車建孔子祠教民興學表請入紙
國子學印經籍給諸生詔賜之還其紙范文正公
撰墓誌
太宗嘗與侍臣論皇王之道錫奏曰皇王之道微妙

曠闕今師平太原遠茲二載未賞軍功願因郊籍
議功酬之乞罷交州戍兵免驅生民為瘴嶺之鬼
上嘉納焉趙普當國錫謁之曰公以元勳當國宜
事損檢今羣臣書奏先經中書既非尊王之體諫
官章疏令閣門奏狀尤弱臺憲之風皆不便普引
咎正容厚謝皆罷之立憲清節

錫好直諫太宗或時不能堪錫從容奏曰陛下月往
月來養成聖性悅益重之聖政

太宗時錫上言軍國要機者十九朝廷大體者四上嘗
言錫有支行敢言真宗即位屢召對言事嘗請抄

略御覽三百六十卷又採經史要言為御屏風十
卷以便觀覽及卒真宗謂劉沆曰田錫直臣也何
天奪之速朝廷每有小缺失方在思慮錫之章奏
已至矣蒙求

真宗見錫色必莊嘗目之曰朕之汲黯也名臣傳

錫疾亟道遺表真宗宣御醫馳救之無及矣俄召宰
相對袖出其表示之且曰朕自臨大寶閱是表者
多矣非祈澤宗族則希恩子孫未有知錫生死以
國家為慮而徹于朕者與歎久之令優贈典拾遺
上嘗幸龍圖閣閱書指東北隅架一漆函上親署錫

在後尚能感
人主至此田

宋前集

公回至誠真
亦亦虛受耳

者謂學士陳堯咨曰此出錫章疏也愴然久之上
蘇軾序公奏議曰自太平興國以來至于咸平可謂
天下大治而田公之言常若有不測之憂近在朝
夕者何哉古之君子必憂治世而危明主明主有
絕人之資而治世無可畏之防夫有絕人之資必
輕其臣無可畏之防必易其民此君子所甚懼也
方漢文時刑錯不用兵革不試而賈誼之言曰天
下有可長太息者有可流涕者有可痛哭者後世
不以是少漢文亦不以是甚賈誼由此觀之君子
之遇治世而事明主法當如是也

王禹偁

字元之濟州人擢進士第事太宗真宗官至知
制誥

年七八已能文畢文簡為都從事始知之問其家以
磨麵為生因令作磨詩元之不思以對上存心裏
正無愁眼下進若人輕着力便是轉身時文簡大
奇之留於子弟中講學一日太守席上出詩句鵲
鵲能言難似鳳坐客未有對文簡為之屏間元之
書其下蜘蛛雖巧不如蠶文簡歎息曰經綸之有
也遂加以衣冠呼為小友至文簡入相元之已掌

宋前集

書命矣 聞見錄

禹偁能屬文太宗方獎拔文士聞其名召拜右拾遺直史館賜緋故事賜緋者給銀帶上特命以文犀帶賜之公獻端拱箴以為戒尋知制誥上嘗稱之曰禹偁文章當今天下獨步真宗即位召為翰林學士修太宗實錄執政疑公輕重其間落職知黃州州境有二虎鬪食其一冬雷羣鷄夜鳴公上疏引洪範陳戒且自劾上乃命移知蘄州尋召還朝公已老 北開

為諫官上禦戎十策大旨以謂外任人內修德則可

以弭之外則合兵勢以重將權罷小臣詞邏邊事行間謀以離其心遣保忠御卿率所部以張犄角下詔感勵邊人取燕薊舊疆益予晉遺民非貪其土地內則省官以寬經費抑文士以激武夫信用大臣以資其謀不貴虛名以戒無益禁游惰以厚民方端拱冬旱公上疏請節用省費薄賦緩刑真宗即位詔羣臣論事公上疏陳五事一曰謹邊防通盟好二曰減冗兵併冗吏三曰難選舉四曰澄汰僧尼五曰親大臣遠小人 北開

公在翰林真宗初即位暇日召與論文公奏曰夫進

名臣言行錄 卷九 宗諫集 四

賢黜不肖闢諫爭之路彰為誥命施之四海延利
為世王者之文也至於彫織之言豈足以較
輕重於瓊瓊之儒哉願棄其小務其大誠宗社之
福上顧曰卿愛朕之深者接遺

出知黃州作三黜賦以見志卒章曰屈于身而不屈
于道兮雖百謫其何虧吾當守正直而佩仁義兮
惟終身而行之

嘗云吾若生元和時從事于李絳崔羣間斯無愧矣
公卒諫議大夫戚綸誅曰事上不回邪居下不諂佞
見善若已有嫉惡過仇讐世以為知言訛聞

蘇東坡贊公畫像曰傳曰不有君子其能國乎示嘗
二復斯言未嘗不流涕息世如漢汲黯蕭望之
李固張昭唐魏鄭公伏保皆以身殉義招之不
來麾之不去正色而朝則豺狼狐狸自陷吞
噬故能消禍於未形救危於將亡使皆如公保不
相張禹胡廣雖累于百緩急豈可望哉故翰林工
公元之以雄文直道獨正當世足以追配此六君
子者方是時朝廷清明無大奸慝然公猶不容於
中耿然如秋霜夏日不可狎玩至於三黜以死有
如不幸而居於衆邪之間安危之際則公之所為

必將驚世絕俗使半筭穿窬之流心破膽裂豈特如此而已乎余見公之畫像想其遺風餘烈願為執鞭而不可得乃追為之贊云惟昔聖賢患其已知公遇太宗允也其時帝欲用公公其少貶三黜窮山之死靡憾咸平以來獨為名臣一時之屈萬世之信紛紛鄙夫亦拜公像何以出之有泚其類公能泚之不能已之茫茫九原愛莫起之

孫奭 言公

字宗古博平人以九經及第事太宗真宗仁宗位至翰林侍講學士

為國子監直講太宗幸監詔公講尚書說命一篇公年少位下然音讀詳潤帝稱善因歎曰大以良弼齊高朕獨不得耶因以切厲輔臣賜公緋章服永興軍上言宋能得天書真宗自拜迎入宮公知河陽上疏切諫以為天且無言安得有書其辭有公得來唯自於宋能崇信只聞於陛下其質直如此上亦不之責頃之宋能果敗並記事真宗將西祀公上疏切諫以為西祀有上不可其辭有云秦多禘殺而劉項起於徒中唐不恤民而黃巢因於飢歲今陛下好行幸數賦歛安知天下無

宋史 孫奭傳 卷九

劉頊黃巢平上乃自製辨疑論以解之仍遣中使慰諭焉

每上前說經及亂君之匡事反覆申釋未嘗避諱因以規諷又撥五經切治道者為五言詩以獻言上之書無逸為圖乞施便坐為勸鑒之助

與舉動方重論議不根柢不肯詭隨雷同與宗已封禪羣臣皆歌誦盛德獨公正言諫爭殺然有古風采花記聞

公以太子少保致仕居於鄆一日置宴御詩廳宗賜詩刻石所居聽壁語客曰白傳有言多少朱門鎖流宅主

人劉子不曾歸今老夫歸矣喜動一色復顧台安道諷易離卦九三爻辭曰樂以忘憂自得小人之心歌而鼓缶不與大羣之嗟公以醇德與學勸講禁中十餘年晚節勇退優游甲中始終全德近世少也

公與馮章靖公俱以鴻碩重望勸講禁中凡朝廷典禮事並二公討論之沂公嘗言孫承所閱典故必以前代中止合變法事類而陳之則政府奉行無疑焉誠嚮求廣博不專以典正為意故政府奉行煩於執奏以是二君之優劣分矣沂公言行錄

李及 恭惠公

字幼幾其先范陽人後從鄭州中進士第事真

宗仁宗位至御史中丞

曹瑋久在秦州累章求代真宗問王旦誰可代者旦
薦公上即以公知秦州衆皆謂公雖謹厚有行檢
非守邊材楊億以衆言告曰曰不答公至秦州將
吏心亦輕之會有屯駐禁軍白晝擊婦人銀釵於
市吏執以聞公方觀書召之使前略加詰問其人
服罪公不復下吏亟命軌之復觀書如故將吏皆
驚服不日聲譽達京師億聞之復見曰道其事且

王公不第深
知及并深知
益信宰相

日向者相公何用及外廷之議皆恐及不勝其在
今及材器乃如此信乎相公知人之明也曰笑曰
外廷之議何其易得也夫以禁軍戍邊白晝為盜
於市主將斬之事之常也且之用及者其意非謂
此也夫以瑋知秦州七年羌人讐服邊境之事瑋
處之已盡其宜矣使他人往必於其聰明多所變
置敗瑋成績所以用及者以及重厚必能謹守
瑋之規模而已億由是服山之識度

公知杭州每訪林逋於孤山望林麓而屏導從步入
其廬一日出郊衆謂當置酒召客乃獨造逋

清談至暮而返。適九公以喪服哭送拜墓，乃歸。吳兒自是耻其風俗之薄也。

蔡君謨嘗書小吳牋云：李及知杭州，亦曰集一部，乃為終身之恨。此清節可為世戒。乖崖鎮蜀，當邀時士女環左右，終三年未嘗回顧。此重厚可為薄末之檢押。

筆談
孔道輔
字原魯，孔子四十五代孫。舉進士，奉孔子祠事。初莊獻太后稱制，郭后侍太后，勢頗驕橫，後宮為太

后所禁遏，不得進。太后崩，始自縱。適美人尚氏父自所由除殿直，賞賜無算，恩寵傾京師。郭后每屢與之忿爭，尚氏常於上前有侵后不遜語，后不勝忿起，批其頰。上自起救之，后誤查上頸，上大怒。閹文應勸上以爪痕示大臣，而謀之上，因以示呂夷簡。且告之故，夷簡因密勸上廢后，上疑之。夷簡云：光武漢之明主也，郭后止以怨懟廢，况傷乘輿乎？廢之未損聖德。上未許。外人籍籍頗有聞之者。左司諫范仲淹因登對極諫，不可。夷簡將廢后，奏請勅有司無得受臺諫章疏。十二月乙卯，稱皇后

宋前集

入道賜號淨妃居別宮權中丞孔道輔怪閣門不
受章奏遣吏訶之始知其事奏請未降詔書明日
與范仲淹帥諸臺諫詣閣門請對閣門不為奏公
等欲自宣祐門入趣內東門宣祐監官宦者圍屏
拒之道輔拊門銅環大呼曰皇后被廢奈何不聽
我曹入諫宦者奏之須臾有旨臺諫欲有所言宜
詣中書附奏公等悉詣中書論辨道輔夷簡曰廢
后自有典故仲淹曰相公不過引漢光武勸上耳
此光武失德又足法邪自餘廢后皆昏君所為夷
簡拱立曰茲事諸君更自登對力陳之公等退夷

簡即為執狀貶黜道輔等故事中丞罷須有告詞
至是直以執除之公等還家勅尋至遣人押出城
十一月故后郭氏薨后之獲罪也上直以一時之
忿且為呂閻所贊故廢之既而悔之后出居瑤華
宮章惠太后亦逐揚尚二美人而立曹后久之上
遊後園見郭后故扇懷然傷之作慶金枝詞賜
之且曰當復召汝呂閻聞之大懼會后有小疾文
應使醫官故以藥發其疾甚未絕文應以不救
聞遽以棺斂之王伯庸時為諫官上言郭后未幸
數日先具棺器請推案起呂狀上不從但以后禮

葬於佛舍而巳。或曰章獻初崩，上與夷簡謀以夏竦等皆莊獻之黨，悉罷之。退告郭后，后曰：夷簡獨不附太后邪？但多機巧，善應變耳。由是并夷簡罷之。是日夷簡押班，聞唱其名，大駭，不知其故。夷簡素與內侍副都知閻文應相結，使為中訶久之。乃知事由郭后。夷簡由是惡郭后。

公知兗州，近臣有獻詩百篇者，執政請除龍圖閣直學士。上曰：是詩雖多，不如孔道輔一言。乃以公為

龍圖閣直學士。十補公與墓誌

公使契丹，契丹燕使者優人，以文宣王為戲，公赧然。

徑出虜使主客者，邀還坐。且令謝公正色曰：中國與北朝通好，以禮文相接。今俳優之徒侮慢先聖，而不之禁，北朝之過也。道輔何謝虜君臣以然。公在寧州，道士治真武像，有蛇穿其前，數出，近人人以為神州將欲視驗，以聞。故率其屬往拜之，而蛇果出。公即舉笏擊蛇，殺之。自州將已下皆大驚，已而又皆大服。由是知名。正墓誌

元祐中，上無為，幸崇禧池，宴從臣。教坊伶人以先聖為戲，刑部侍郎孔宗翰道輔之子奏：唐文宗時嘗有為此戲者，詔斥去之。今豈宜尚容有此詔付伶官于

理或曰此細事何足言者孔曰非爾所知天子春秋鼎盛方且尊德樂道而賤工乃爾褻慢縱而不治豈不累聖德乎聞者歎服

燕談

尹洙 字師魯河南人中進士第事仁宗官至起居舍人

范公貶饒州諫官御史不肯言師魯上書言仲淹臣之師友願得俱貶監郢州酒稅歐公撰墓誌慶曆中洙與仲淹等友善仲淹等既罷朝政洙亦為入希時宰意改以居渭州時事遂置獄遣劉湜按

之。一日謂洙曰龍圖以銀為偏提給銀有記而收偏提無籍龍圖當得罪死矣洙曰此不足以致洙罪也以銀為偏提用其工校主之附其籍可取視之湜閱籍果然知不能善歎息而已其後洙在隨州而孫甫知安州過隨一人肯好辨論對榻語幾月無所不道而洙未嘗有一言及湜者甫問曰劉湜按師魯欲致師魯於死而師魯絕口未嘗有一言及湜何也洙曰湜與洙本未嘗有不足之意其希用事者意欲害洙洙是未能自樹之耳洙何恨於湜乎甫深伏其識量甫又言洙自謂平生好善

之心過於嫉惡南謂信然南豐雜議

師魯謫官均州時希文知鄧州師魯得疾即擅去官
請鄧州以役事屬希文希文日往視其疾一日遣
人召希文甚速既至師魯曰汝今日必死矣人言
將死者必見鬼神此不可信汝並無所見但覺氣
息奄奄就盡耳隱几坐與希文語久之謂希文曰
公可出汝將逝矣希文出至廳事已聞其家號哭
希文竭力送其喪及妻孥歸洛陽記聞

師魯當天下無事時獨喜論兵為叙燕息一篇行
于世自西兵起凡五六歲未嘗不在其間至於西

事尤習其詳欲訓上兵代戍卒以減邊用為禦戎
長久之策皆未及施為而元昊臣西兵解嚴師魯
亦去而得罪矣誌

公天性慈仁內剛外和凡事有小而可矜者必惻然
不忍發見顏貌及臨大節斷大事則心如金石雖
鼎鑊不可變也

文章自唐之衰下淪淺俗衰以大敝本朝柳仲塗始
以古道發明之後卒不能大振天聖初公獨與穆
叅軍伯長矯時所尚力以古文為主次得歐陽永
叔以雄詞鼓動之於是後學大悟文風丕變並韓魏公

表 撰墓

師魯深於春秋，故其文謹嚴辭約，而理精章奏疏議，大見風采。士林登慕焉。范文正撰文集序

本朝古文，柳開、仲涂、穆修、伯長首為之，唱師魯兄弟繼其後。文忠公亦工偶儷之文，及宦河南，始得師魯，乃出韓退之之文學之，蓋公與師魯於文雖不同，公為古文則居師魯後也。如五代史，公嘗與師魯約分撰其後。師魯死無子，今歐陽公五代史頒之學官，盛行於世。內果有師魯之文乎？抑歐陽公自為之也。歐公誌師魯墓論其文曰：簡而有法，且

謂人曰：在孔子六經中，惟春秋可當，則歐公於師魯不薄矣。崇寧間，改修神宗正史，歐公傳乃云：同時有尹洙者，亦為古文，然洙才不足以望修云。蓋史官皆晚學，小生不知前輩文章淵源，自有次第也。

天聖明道中，錢文僖自樞密留守西都，謝希深為通判。歐陽永叔為推官，尹師魯為掌書記。梅聖俞為主簿，皆天下之士。錢相因府第起雙桂樓，西城建臨園驛，命永叔師魯作記。永叔文先成，凡千餘言。師魯曰：洙只用五百字，可記文成，永叔服其簡古。

永叔自此始為古文並聞見錄

韓魏公曰希文常勸以身安而後國家可保師魯以謂不然直謂臨國家不當更顧身公雖重希文之說然性之所喜以師魯為愜爾別錄

余靖 襄公

字安道建州人舉進士試書判拔萃事仁宗官至工部尚書

范文正以言事件大臣貶知饒州諫官御史緘口避禍無敢言者公獨上書曰陛下親政以來三逐言事者矣若習以為常不甚重惜恐錯天下之口書

既上落職監筠州酒稅尹洙歐陽修相繼抗疏論列又以書讓諫官以得罪遠謫時天下賢士相與惜其去號為四賢

慶曆三年上增置諫官以開廣言路親筆公姓名除右正言公感激奮勵遇事輒言無所回避是年太白犯歲星于太微端門之右公論之曰金火罰星皆主兵喪及飢蓋木為德金為刑惟金沴木五行所忌願陛下責躬修德以謝天變並蘇台文撰行開寶塔災得善瘞舍利迎入內廷傳言頗有光怪將復建塔公言彼一塔不能自衛何福可及於民凡

腐草皆有光。水精及珠之圓者，夜亦有光。鳥足異也。上從之。筆談

非仁宗處心下問何能一自盡至若猶令人感發

奉使契丹，入驛書所奏，中于笏各用一字為目。上顧見之，問其所書者何，有以實對。上指其字一一問之，盡而後已。訛聞
慶曆四年元昊請和，將加封冊，而契丹以兵臨境，上遣使言為中國討賊，請止毋與和。朝廷患之，議未決，公獨謂中國厭兵久矣，此契丹之所幸。一日使吾息兵，養勇非其利也，故用此以撓我，爾是不可聽。朝廷雖是公言，猶留夏冊不遣，而假公諫議太

夫以報公從十餘騎馳至庸關，見虜於九十九泉從容坐帳中，辨析往復數十卒，屈其議取其要領而還。朝廷遂發冊，臣元昊西師既解嚴，而北邊亦無事。神道碑歐陽公撰

使契丹能為胡語，契丹愛之。及再往虜，情益親。余作胡語詩，虜主大喜，還坐，取官頁父詩話

唐之番船裝船舊皆取稅，公奏罷之。以來遠商又請立法戒當任官吏不得市南藥，及公北歸不載南海一物。行狀

本名希古，韶州人，舉進士，未預解薦，曲江主簿，王全

宋前集

善遇之時知韶州者舉制科全亦舉制科知州怒
以為玩已據其罪無所得惟得全與希古接坐全
坐違勅停任希古杖斨二十全遂閒居虔州不復
仕進希古更名靖取他州解及第景祐中為館職
為范文正訟寃獲罪由是知名范公參政引為諫
官秘書丞茹孝標喪服未除入京師營身計靖上
言孝標冒哀求仕不孝孝標由是獲罪深恨靖靖
遷龍圖閣直學士王全數以書于靖求貸靖不能
應其求孝標聞靖嘗犯刑詐匿應舉乃自詣韶州
購求其案得之時錢子飛為諫官方攻范黨孝標

以其事語之子飛即以聞詔下虔州問王全靖陰
使人諷全令避去全辭以貧不能出靖置銀百兩
於茶篋中託人餉之所託者怪其重開視竊銀而
致茶於全全大怒及詔至州官勸全對當日接坐
者余希古今不知所在全不從對稱希古即靖是
也靖遂以將軍分司記聞

王質

字子野文正公之姪也以蔭補官召試賜進士
及第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

通判蘇州州守王宗旦頗以新進少公議事則曰少

宗且亦賢者不然且以為

年乃與丈人爭事。公曰：受命佐君，事有當爭，職也。宗曰：雖屢屈抗，而政常得無失，稍德公助已。宗曰：得盜鑄錢百餘人，以託公公。公曰：事發無跡，何從得之？曰：吾以術鉤出之。公愀然曰：仁者之政，以術鉤人，實之死，而又喜乎？宗曰：慙服，遂緩出其獄。始大稱公曰：君子也。

遷湖北轉運使，當用兵西方，急於財用之時，獨不進羨餘其賦，歛近寬平，治以常法，故他路不勝其弊，而荆湖之人自若。

判吏部流內銓，號為稱職，而於選法未嘗有所更易。

常法二字大佳，他人有心，見奇便求治，不得。

守法是王公，丁生未領。

人或問之，公曰：選法具備，如權衡在執者，不欺其輕重耳，何必屢更其法？

范仲淹以言事貶饒州，方治黨人甚急，公獨扶病率子弟餞于東門，留連數日。大臣有以讓公曰：長者亦為此乎？何苦自陷朋黨？公曰：范公天下賢者，若得為黨人，公之賜質厚矣。聞者為公縮頸。並歐公碑

文公作舍人時，家甚虛，嘗貸人金以贖昆弟，過期不入，輟所乘馬以償之。公因閱家藏書，而得其券，召家人示之，曰：此前人清風，吾輩當奉而不墜，宜秘。

藏之又得顏魯公為尚書時乞米於李大夫墨帖刻石以模之遍遺親友終身不食所至有米藁聲

范文正
撰墓誌

孫甫

字之翰許州人再舉及第事仁宗官至天章閣待制兼侍讀

監益州交子務蜀用鐵錢民苦轉買重故設法書紙代錢以便市易轉運使以偽造犯法者多欲廢不用公曰交子可以偽造錢亦可以私鑄私鑄有犯錢可廢乎但嚴治之不當以小仁廢大利後卒不

事不能盡利
無害於人
利害惟計太

能廢 歐公撰墓誌

祁公為樞密副使薦於朝得秘閣校理是時天子方銳意更用二三大臣乃極選一時知名上增置諫官使補缺失公以右正言居諫院上好納諫諍未嘗罷言者而至言官禁事他人猶須委曲開諷而公獨曰所謂后者正嫡也其餘皆猶婢爾貴賤有等用物不宜過僭自古寵女色初不制而後不能制者其禍不可悔上深嘉納之保州兵變前有告者大臣不時發之公因力言樞密使副當得罪使乃杜祁公也邊將劉滬城水洛于渭州部署尹洙

本處同進之

以滬違節度將誅之大臣稍主洙議公以謂水洛通秦渭於國家利滬不可罪由是罷洙而釋滬洙公平生所善者也公在諫院所言補益尤多是三者其一人所難言其二人所難處者其後言宰相以其事當去者上亟為罷之因以陳執中為參知政事公又言執中不可用由是上難之公遂求解職墓誌

慶曆中孫甫蔡襄為諫官言宰臣晏殊役官兵治邸舍懷安苟且無向公之心遂罷殊政事而甫等因薦富弼代殊上怒以謂進用宰相人主之任臣下不宜有所指陳遂相陳執中而甫等極言執中不可用不聽求罷南豐雜識

慶曆中上用杜衍范仲淹富弼韓琦任政事而以歐陽修蔡襄及甫等為諫官欲更張庶事致太平之功仲淹亦皆戮力自効欲報人主之知然好同惡異不能曠然無適莫甫嘗家居石介過之問介適何許來介言方過富公問富公何為介曰富公言滕宗諒守慶州用公使錢坐法杜公則欲致宗諒重法不然則衍不能在此范公則欲薄其罪曰不然則仲淹請去富公欲抵宗諒重法則懼違范公

欲薄其罪則懼違杜公患是不知所決甫曰守道
以為如何介曰介亦竊患之甫歎曰法者人主之
操柄今富公患重罪宗諒則違范公薄其罪則違
杜公是不知有法而未嘗意在人主也守道平生
好議論自謂正直亦安得此言乎 同上

初元昊反河西契丹亦以兵近邊謀棄約任事者於
西方益禁兵二十萬北方益土兵亦二十萬又益
禁兵四十指揮及羣盜張海等劫京西江淮皆警
是時已更用大臣矣又令天下益禁兵公言曰天
下所以大困在浮費而浮費之廣者兵為甚今不

能損又何益之邪且兵已百萬矣不能止盜而但
欲多兵豈可謂知所先後哉不報於是極論古今
養兵多少之利害以聞語詆大臣尤切行狀

為兩浙轉運使范文正守杭以大臣或便宜行事公
曰范公貴臣也吾屈於此則彼不得伸於彼矣田
是一切繩以法而常以監司自處范公遇公無倦
色及退而不能無恨公遇范公不少下然退而未
嘗不稱其賢也誌

人嘗與一硯直三十千公曰硯何異而如此之價也
客曰硯以石潤為賢此石河之則水流甫曰一日

志不虛視
言兩爾

宋前集
卷之七
三

可得一擔水纜直三錢買此何用竟不受等談

公博學強記尤善言唐事能詳其君臣行事本末以推見當時治亂每為人說如其身履其間而聽者曉然如目見故學者以為終歲讀史不如一日聞公論也所著唐史記七十五卷論議閎贍書未及成公已卒詔取其書藏秘府誌

司馬溫公書唐史記後云孫公昔著此書甚自重惜常別藏其藁於笥必盥手啓之謂家人曰萬一有水火刀兵之急他貨財盡棄之此笥不可失也每公私少間則增損改易未嘗去手其在江東為

轉運使出行部亦以自隨過亭傳林止輒取修之會宣州有急變乘驛遽往不服挈以俱既行其後金陵大火延及轉運解舍弟子察親負其笥避於沼中島上公在宣州聞之亟還入問曰唐書在平察對曰在乃悅餘無所問自壯年至于白首乃成亦未以示人文潞公執政嘗就公借之公不與但錄姚宋論以與之况他人固不得見也

蘇內翰答李薦書云錄示孫之翰唐論僕不識之翰今見此書凜然見其為人至論褚遂良不諳劉洎太子英之廢由張說張巡之敗由房琯李光弼不

當圖史思明宣宗有小善而無人君大畧皆書史人所不及也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九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前集卷十

明後學張采受先評閱

宋學顯令申

叅正

馬嘉植培元

穆修 种放 魏野
李之才 林逋附

陳搏 希夷先生

字圖南亳州人周世宗賜號白雲先生太宗賜號希夷

搏隱居華山多閉門獨臥至百餘日不起周世宗召至闕下令於禁中齋戶以試之月餘始開搏熟寐如故甚異之因問黃白之術曰陛下為天下君當以蒼生為念豈宜留意於為金乎世宗不悅放還

山太宗即位再召之留闕下數月延入宮中與語
遣中使送至中書宰相宋琪等問曰先生得元默
修養之道可以授人乎曰練養之道皆所不知然
正使白日昇天何益於治聖上龍顏秀異有天人
之表洞達古今治亂之旨誠有道仁聖之主正是
君臣合德以治天下之時勤行修練無以加此琪
等表上其言上喜甚設苑
搏負經綸之才歷五季亂離遊四方志不遂入山隱
居自晉漢以後每聞一朝革命輒感數日人有問
者瞪目不答一日方乘驢遊華陰市聞太祖登極

驚喜大笑問其故又笑曰天下自此定矣太祖方
潛龍時博嘗見天日之表知太平有日矣遊跡之
初有詩云十年踪跡走紅塵回首青山入夢頻紫
陌縱榮爭及唾朱門雖富不如貧愁聞劔戟扶危
主悶見笙歌聒醉人携取舊書歸舊隱野花啼鳥
一般春豈淺丈夫哉邵伯温易學辨惑

太宗召赴闕賜詩云曾向前朝出白雲後來消息杳
無聞如今若肯隨徵召總把三峯乞與君先生服
華陽巾草履垂條以肩禮見賜坐燕談
太平興國初召至闕求一靜室休息乃賜館於建龍

觀。扁。戶。熟。寐。月。餘。方。起。上。方。欲。征。河。東。搏。諫。止。之。
九。年。復。來。朝。始。陳。河。東。可。取。暨。王。師。再。舉。果。執。劉。
繼。元。平。并。州。

太宗問搏曰堯舜之為天下今可致否對曰堯舜土
階三尺茅茨不剪其跡似不可及然能以清淨為
治即今之堯舜也並下感

被召至闕下間有士大夫詣其所且願聞善言以自
規搏曰優好之所勿久戀得志之地勿再往聞者
以為至言倦遊錄

康節嘗誦希夷語曰得便宜事不得再作得便宜處

不可再出又曰落便宜是得便宜故康節詩云珍
重至人嘗有語落便宜處得便宜蓋可終身行之
也

後復再召搏辭曰九重仙詔休教丹鳳啣來一片野
心已被白雲留住

搏好讀易以數學授穆伯長穆授李挺之李授康節
邵堯夫以象學授种放放授廬江許堅堅授范諤
此一枝傳於南方也世但以爲學神仙術善人倫
風鑒而已非知圖南者也

穆修字伯長汝陽人後居蔡州師事圖南少豪放性

編少入合多遊京洛間人嘗書其句于禁中壁間真
 廟見之深加賞歎問侍臣曰此為誰詩或以穆修
 對上曰有文如此公卿何以不薦丁晉公在側曰
 此人行不逮文由是上不復問蓋伯長與晉公有
 布衣舊晉公赴夔漕伯長猶未仕相遇漢上晉公
 意欲伯長先致禮伯長竟不一揖而去晉公銜之
 由是短於上前後晉公貶朱崖徙道州公有詩云
 却謗有虞刑政失四凶何事不量移可見其不相
 善也公登進士第後為潁川文學參軍故當時呼
 之曰穆參軍老益貧家有唐本韓柳集乃丐於所

親厚者得金用工鑲板印數百帙携入京師相國
 寺設肆鬻之坐其旁有儒生數輩至其肆輒取閱
 公奪取怒視謂曰先輩能讀一篇不失一句當以
 一部相送遂終年不售時學者方從事聲律未知
 古文伯長始為之倡其後尹洙師曾始從之學古
 文又傳其春秋學

李之才字挺之青州人倜儻不羣師事伯長伯長性
 嚴急稍不如意或至呵叱挺之承順如事父兄登
 科任孟州司戶挺之性坦率不事儀矩時太守范
 忠獻公以此頗不悅後忠獻建節移鎮延安郡僚

多送至境外。挺之但別于近郊，眾或讓之。挺之曰：情文貴稱，公實不我知，而出疆遠送，非情。豈敢以不情事范公？未幾，忠獻謫守安陸，過洛三城，故吏無一人往者。獨挺之公檄往省之，忠獻始稱歎，遂受知焉。又嘗為衛州共城令，時康節居祖母服，築室蘇門山百源之上，挺之自造其廬，問曰：子何所學？曰：為科舉進取之學耳。挺之曰：科舉之外有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義理之外有物理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挺之曰：物理之外有性命之學，子知之乎？曰：未也。願受教。

於是康節始傳其學。

止邵伯溫易學辨惑

种放字明逸，隱居終南山豹林谷，聞希夷先生之風，往見之。希夷一日令洒掃庭除，曰：當有佳客至。明逸作樵夫，拜庭下。希夷挽而上之，曰：君豈樵者？二十年後，當為顯官，名聞天下。曰：放以道義來，官祿非所問。希夷曰：君骨相當爾。雖晦迹山林，恐竟不能安。後真宗召為司諫，帝携其手登龍圖閣，論天下事，辭歸山。拜諫議大夫，後改工部侍郎。先是希夷為明逸卜，上世葬地於豹林谷，下不定穴。既葬，希夷見之，言地固佳，安穴稍低。世世當出名將明。

逸不娶無子自其姪世衡至今為將帥有聲聞見錄

希夷嘗戒放曰子他日遭逢明主不假進取跡動天

闕名馳寰海名者古今之美器造物者深忌之天

地間無完名子名將起必有物敗可戒之放至晚

節侈飾過度營產滿豐鎬問門人戚屬亦怙勢強

併歲入益厚遂喪清節上壺清語

放以處士召見真宗待以殊禮名動海內後謁歸終

南山恃恩驕倨王嗣宗知長安放至通判以下羣

拜謁放小俛垂首接之而已嗣宗內不平放召其

姪出拜嗣宗嗣宗坐受之放怒嗣宗曰向者通判

以下拜君君扶之而已此白丁耳嗣宗狀元及第

名位不輕胡為不得坐受其拜放曰君以手搏得

狀元耳何足道也嗣宗怒遂上疏言放實空疎才

識無以逾人專飾詐巧盜虛名陛下尊禮放擢為

顯官臣恐天下切笑益長澆偽之風且陛下召魏

野野閉門避匿而放陰結權貴以自薦達因挾摘

放陰事數條上雖兩不之問而待放之意浸衰聞記

放別業在終南山後生從之學者甚眾性嗜酒躬耕

種秫以自養所居有林泉之勝殊為幽絕真宗聞

之遣中使携畫工圖之開龍圖閣召輔臣觀焉上

左不魏山人
二學

歎賞之其後一作景魏野居有幽致帝亦使人圖之
故野有詩曰幽居帝畫看燕談

處士魏野字仲先居於東郊架草堂有水竹之勝好
彈琴作詩清苦多聞於時上祀汾陰召之辭疾不
至以詩贊王文正公曰從前輔相皆頻出獨在中
書十五秋秦嶽汾陰俱禮畢這回好伴赤松遊公
覽之喜形于色以酒茗藥物為答日得詩感悟以
疾屢辭政柄遂拜太尉王清昭應宮使王文正野
謂寇準曰自古功名蓋世少有全者因與詩曰好
去上天辭將相歸來平地作神仙及貶始悔不用

野之言仁宗野子閑亦不仕嘉祐中賜號清逸處
士溫公集云

林逋字君復居杭州西湖之孤山真宗聞其名賜號
和靖處士詔長吏歲時勞問逋工筆畫善為詩如
草泥行郭索雲木叫鉤輶頗為士夫所稱又梅花
詩云疎影橫斜水清淺暗香浮動月黃昏評詩者
謂前世詠梅者多矣未有此句也又其臨終為句
云茂陵他日求遺藁猶喜初無封禪書尤為人稱
誦歸田錄逋景祐初尚無恙范文正公亦過其廬
贈逋詩曰巢由不願仕堯舜豈遺人又曰風俗因

宋前集
宋前集

君厚文章到老醇其激賞如此青廂雜記

胡瑗 安定先生

字翼之泰州人累舉不第以范文正薦官至太常博士

侍講布衣時與孫明復石守道同讀書泰山攻苦食

淡終夜不寢一坐十年不歸得家問見上有平安

一字即投之澗中不復展讀曾孫滄所記

師道廢久矣自明道景祐以來學者有師惟先生暨

孫明復石守道三人而先生之徒最盛慶曆四年

春天子開天章閣與大臣講天下事始慨然詔州

縣皆立學於是建太學于京師而有司請下湖州

取先生之法以為太學法至今為著令歐公撰墓

在湖州置治道齋學者有欲明治道者講之於中如

治兵治民水利筭數之類嘗言劉彝善水利後累

為政皆興水利有功程氏遺書

先生尤患隋唐以來仕進尚文詞而遺經業苟趨祿

利及為蘇湖二州教授嚴條約以身先之雖大暑

必公服終日以見諸生解經至有要義懇懇為諸

生言其所以治已而後治乎人者學徒千數日月

刮磨為文章皆傳經義必以理勝信其師說敦尚

行實後為太學四方歸之庠舍不能容旁拓步軍居以廣之五經異論弟子記之目為胡氏口義蔡端

明換墓誌

侍講讀乾元亨利貞不避諱上與左右皆失色侍講

徐曰臨文不諱上意遂解曾孫滌記

在湖學時福唐劉彝中往從之學者數百人彝為高弟熙寧二年召對上問曰胡瑗文章與王安石孰優彝曰胡瑗以道德仁義教東南諸生時王安石方在場屋修進士業臣聞聖人之道有體有用有文君臣父子仁義禮樂歷世不可變者其體也詩

書史傳子集垂法後世者文也舉而措之天下能潤澤其民歸于皇極者其用也國家累朝取士不以體用為本而尚其聲律浮華之詞是以風俗偷薄臣師瑗當寶元明道之間尤病其失遂明體用之學以授諸生夙夜勤瘁二十餘年專切學校始自蘇胡終于太學出其門者無慮一千餘人故今學者明夫聖人體用以為政教之本皆臣師之功也上曰其門人今在朝者為誰對曰若錢藻之淵篤孫覺之純明范純仁之直溫錢公輔之簡諒此陛下所知也其在外明體適用教于民者近數十

輩其餘政事文學粗出於人者不可勝數此天下四方之所共知而歎美之不足也上悅李薦書

侍講當對召例須先就閣門習儀侍講曰吾平生所讀書即事君之禮也何以習為閣門奏上令就舟次習之侍講固辭上亦不之強人皆謂山野之人必失儀及登對乃大稱旨上謂左右曰胡瑗進退周旋舉合古禮曾孫滌記

皇祐至和間為國子直講朝廷命主太學生千餘人先生日講易每講罷或引當世之事以明之至小畜以謂畜止也臣止君也已乃言及中令趙公補

所碎劄子呈于藝祖之事塵史

判國子監其教育諸生有法先生語諸生食飽未可據按或久坐皆於氣血有傷當習射投壺游息焉是亦食不語寢不言之遺意也程伊川曰凡從安定先生學者其醇厚和易之氣望之可知也

仁宗朝嘗上書請興武學其略曰頃歲吳育已建議興武學但官非其人不久而廢今國子監直講內梅堯臣曾注孫子大明深義孫復而下皆明經旨臣曾任邊陲州官頗知武事若使堯臣等兼莅武學每日再講論語使知忠孝仁義之道講孫

吳使知制誥御敵之術於武臣子孫中選有智畧者二三百人教習之則一二十年之間必有成效臣已撰成武學規矩一卷進呈時議難之呂厚明記時方尚詞賦獨湖學以經義及時務學中故有經義齋治事齋經義齋者擇疏通有器局者居之治事齋者人各治一事又兼一事如邊防水利之類故天下謂湖學多秀異其出而筮仕往往取高第及為政多適於世用若老於吏事者由講習有素也歐公詩云吳興先生富道德說說弟子皆賢才王荆公詩云先取先生作梁柱以次收拾梅與榦家

記

初為直講有旨專掌一學之政遂推誠教育多士亦甄別人物故好尚經術者好談兵戰者好文藝者好尚節義者皆使之以類羣居相與講習胡亦時召之使論其所學為定其理或自出一義使人人以對為可否之當時政事俱之折衷故人皆樂從而有成今朝庭名臣往往胡之徒也李薦記為國子先生日番禺有大商遣其子來就學其子儼宕所齎千金仍病甚瘠客于逆旅若將斃焉偶其父至京師閱而不責携其子謁胡先生告其故曰

宋前集 卷十一 宋前集 十一

此是聖門要
讀此但爲
萬病子說法

是宜先警其心而後教誘之以道者也乃取一帙
書曰汝讀是可以先知養生之術知養生而後可
以進學矣其子視其書乃黃帝素問也讀之未竟
惴惴然懼伐性命之過甚痛悔自責冀可自新胡
知其已悟召而誨之曰知愛身則可以修身自今
以始其洗心向道取聖賢之書次第讀之既通其
義然後爲文則汝可以成名聖人不貴無過而貴
改過無懷昔海第勉事業其人穎脫善學一二二年
登上第而歸李薦記
治家其嚴尤謹内外之分曰婦雖父母在非節期不

許歸寧有遺訓嫁女必須勝吾家者娶婦必須不
若吾家者或問其故曰嫁女勝吾家則女之事人
必欽必戒娶婦不若吾家則婦之事舅姑必執婦
道曾孫滌記

孫復 泰山先生

字明復晉州人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川用富范
薦官至直講

先生少舉進士不中退居泰山之陽學春秋著尊王
發微會多學者其尤賢而有道者石介自介而下
皆以弟子事之孔道輔聞先生之風就見之介執

杖履侍左右先生坐則立升降拜則扶之及其往
謝他亦然曾人由是始識師弟子之禮莫不嗟歎
之歐公撰墓志

退居泰山之陽枯槁憔悴鬚髮皓白故相李文定守
禿見之歎曰先生年五十一室獨居誰事左右不
幸風雨飲食生疾奈何吾弟之女甚賢可以奉箕
帚先生固辭文定曰吾女不妻先生不過一官人
妻先生德高天下幸婦李氏榮貴莫大於此先生
曰宰相女不以妻公侯貴戚而固以嫁山谷衰老
藜藿不充之人相國之賢古無有也予不可不成

相國之賢遂娶之其女亦甚淡薄事先生盡禮故
當時士人共莫不賢之灑水燕談

先生治春秋不惑傳注不為曲說以亂經其言簡易
明於春秋諸侯大夫功罪以考時之盛衰而見王
道之治亂得於經之本義為多墓誌
先生惡胡瑗之為人在太學常相避瑗治經不如先
生而教養過之邵氏後錄

范文正在睢陽掌學有孫秀才者索遊上謁文正贈
錢一千明年孫生復道睢陽謁文正又贈一千因
問何為汲汲於道路孫生感然動色曰母老無以

造就人
小此如此

各居言行錄 卷十一 三
養若日得百錢則甘旨足矣。文正曰：吾觀子辭氣非乞客也。二年僕僕所得幾何，而廢學多矣。吾今補子學職，可得三千，以供養。子能安於學乎？孫生大喜，於是授以春秋，而孫生篤學，不舍晝夜。明年文正去，雖陽孫亦辭歸。後十年，聞泰山下有孫明復先生，以春秋教授學者，道德高邁，朝廷召至，乃昔日索遊孫秀才也。 筆錄

石介 徂徠先生

字守道，兗州人，進士及第，官至直講。

守道為舉子時，寓學於南都，其固窮苦學，世無比者。

王濟聞其勤約，因會客以盤餐遺之。石謝曰：甘脆者亦介之願也。但日饗之則可，若止得一餐，則明日何以繼乎？朝饗膏粱，暮厭粗糲，人之常情也。介所以不敢當賜使，以食還王，盜重之。 倦遊錄

慶曆三年，呂夷簡罷相，夏竦罷樞使，而杜衍章得象晏殊賈昌朝范仲淹富弼韓琦同時執政。歐陽修余靖王素蔡襄並為諫官，先生喜曰：此盛事也。歌頌吾職其可已乎？乃作慶曆聖德詩，畧曰：衆賢之進如茅斯拔，大奸之去如脂斯脫。衆賢謂衍等，大奸斥竦也。詩且出，泰山先生見之曰：子禍始於此。

名臣言行錄

卷十一

十三

矣。先生不自安，求出通判濮州。

歐公與墓誌

聖德詩云：維仲淹弼，一夔一尚。又曰：琦器魁樞，豈視

唐模可屬。大專重厚，如勃其後。富范為宋名臣，而

魏公定策兩朝，措天下於泰山之安。人始歎先生

之知人。燕談

先生非隱者，其仕嘗位於朝矣。然魯之人不稱其官，

而稱其德，以為祖徠魯之望。先生魯人之所尊，故

因其所居之山以配其有德之稱，曰祖徠先生。其

遇事發憤，作為文章，極陳古今治亂成敗，以指切

當世賢愚善惡，是是非非，無所諱忌。世俗頗駭其

言，由是譎議喧然而小。人尤嫉惡之，相與出力，必

齊之死。先生安然不惑，不變曰：吾道固如是，吾身

過孟軻矣。墓誌

天聖以來，穆伯長尹師魯、蘇子美、歐陽永叔始倡為

古文，以變西崑體。學者翕然從之，其有揚劉體者，

人戲之曰：莫大崑否？守道深嫉之，以為孔門之太

宰作怪說二篇，上篇辨佛老，下篇辨揚意。於是新

進後學不敢為揚劉體，亦不敢談佛老。後歐蘇復

主揚大年。家塾記

介既卒，夏英公言於仁宗曰：介實不死，北走胡矣。尋

有旨編管介妻子於江淮又出中使與京東部刺史發介棺以驗虛實是時呂居簡為京東轉運使謂中使曰若發棺空而介果北走則雖擊鼓不足以為酷萬一介屍在未嘗叛去即是朝廷無故發人塚墓何以示後世邪介之死必有符效之人及內外親戚及會葬門生無慮數百至於舉棺空棺必用凶肆之人今皆檄召至此劫問之苟無異說即皆令具軍令狀以保在之亦足以應詔也中使大以為然遂合數百狀皆結罪保證中使持以入奏仁宗亦悟竦之譖尋有旨放介妻子還鄉而世

以居簡為長者及竦之死也仁宗將往澆奠吳奎言於上曰夏竦多詐今亦死矣仁宗憮然至其家澆奠畢躊躇久之命太閹去竦面窆而視之世謂剖棺之與去面窆其為人主之疑一也亦所謂報應者耶筆錄

張安道雅不喜介謂在請益名所以與歐范不足至人日以姦邪一日謁曾祖至祖父子容書室中見介書曰吾弟何為與此在生遊又問黃景微何在問前日在生以羔鴈聘之不受何不與喫了羊着了絹一任作怪何足與之較辭受義理也曾祖除

御史中丞固辭不拜石介以書與祖父以不拜為非其畧云內相為名臣子容為賢子天下屬望所係非輕豈可以辭位為廉安道見者此書也蘇氏亦謂

蘇洵

老泉先生

字明允眉州人常舉進士茂材異等不中歐公上其書韓公復薦之遂除校書郎

君少不喜學年已壯猶不知書始大發憤謝其素所往來少年閉戶讀書為文詞歲餘舉進士再不中退而歎曰此不足為吾學也悉取所為文數百篇焚之益閉戶讀書絕筆不為文辭者五六年涵蓄

充溢抑而不發久之慨然曰可矣由是下筆頃刻數千言其縱橫上下出入馳驟必造於深微而後止蓋其稟也厚故發之遲志也愨故得之精自來京師一時學者皆尊其賢學其文以為師法以其父子俱知名故號老蘇以別之歐公撰墓誌

永叔一見權書衡論曰為荀卿子獻其書於相由是名動天下士爭誦其文時文為一變時相韓公琦嘗與論天下士亦以為賈誼不能過也初作昭陵禮廢缺琦為大禮使事從其厚調發趣辨州縣騷然先生以書諫琦且再三至引華元不臣以責之

琦爲變色然顧大義稍省其過甚者及先生歿琦亦頗自咎恨以詩哭之曰知賢不早媿莫先於余者矣
張安道撰墓表

嘉祐初王安石名始盛黨友傾一時歐陽修亦善之勸先生與之遊而安石亦願友於先生先生曰吾知其人矣是亦不近人情者鮮不爲天下患安石之母死士大夫皆吊先生獨不往作辨奸一篇先生既沒三年而安石用事其言乃信辨奸畧云王叔子見王衍曰誤天下蒼生者必此人也郭汾陽見盧杞曰此人得志吾子孫無遺類矣自今言之

其理固有可見者以吾觀之王衍之爲人也容貌言語固有以欺世而盜名者然使晉無惠帝雖衍百千何從而亂天下乎盧杞之奸固足以敗國然不學無文非德宗之鄙暗亦何從而用之由是言之二公之料二子亦容有味必然也今有人焉口誦孔老之言身履夷齊之行收召奸名之士不得志之人相與語言私立名字以爲顏淵孟軻復出而陰賊險狠與人異趣是王衍盧杞合而爲一人也其禍可勝言哉夫面垢不忘澣此人之至情也今也不然衣臣虜之衣食犬彘之食囚首喪面而

談書詩此豈其情也哉凡事之不近人情者鮮不
為大奸慝以蓋世之名而濟未形之惡雖有願治
之主好賢之相猶當舉而用之則其為天下之患
必然而無疑者非特一子之比也墓表

東坡中制科王荆公問呂申公見蘇軾制策否全類
戰國文章若安石為考官必黜之故荆公後修英
宗實錄謂蘇明允為戰國縱橫之學云聞見錄

因論權書衡論曰觀其著書之名已非豈有山林逸
民立言垂世乃汲汲於用兵如此所見安得不為
荆公所薄曰大蘇以當時不夫一虜之患則天下

為學空

不可為又其審敵篇引晁錯說景帝削地之策曰
今日夷狄之勢是亦七國之勢其意蓋欲掃蕩二
虜然後致太平爾曰才以用兵為事只見搔擾何
時見天下息有時節以仁宗之世視一虜豈不勝
如戰國時然而孟子在戰國時所論全不以兵為
先豈以崇虜名而受實弊乎亦必有道矣龜山語錄

宋朱晦菴先生名臣言行錄卷十

終

前集

早稲田大学図書館

011688998761